

侗语北部方言的名词性领属结构*

姚小云

[提要] 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在整体上呈现为固有的 NG 语序和借用的 GN 语序共存、有标记形式和无标记形式共存的情况。其领属标记可分为附核标记和从标记,有汉语借词和固有词汇语法化两个来源。领属结构类型的选择受语义、句法、语用、音节特征等制约。与南部方言相比,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较为复杂、易变,经历了从单一类型向多种类型发展的过程,其多元类型的形成机制既有语言接触的外部动因,也有语言内部机制的互动因素。

[关键词] 侗语北部方言 名词性领属结构 语序类型 标记类型

一 引言

领属结构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范畴,主要有定语性领属结构和谓语性领属结构两种类型(Stassen 2009:26-27)。其中,定语性领属结构多为修饰性的名词性结构,是大多数语言中使用较为频繁的类型。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如结构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Stassen 2009:11; 刘丹青 2013)、领属关系的核心语义类型(Dixon 2010:262-63; Aikhenvald & Dixon 2013:3)等。总的来说,名词性领属结构是由领有者定语(G)与被领有者核心名词(N)两个成分构成的名词性结构,二者之间的领属关系主要有亲属关系、所有权关系、整体一部分关系(包括人、动物和事物的整体一部分关系)等语义类型。

名词性领属结构的类型可从其语序、语义特征、领属标记的类型等方面进行讨论。人类语言中,领有者与核心名词的语序主要有领有者前置于名词(GN)、领有者后置于名词(NG)

* 本研究获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自主科研项目“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BBZZKY-2019071)”的资助,论文写作得到导师胡素华教授的悉心指导。本文曾在“《民族语文》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2019.10.12-13)上宣读,与会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谨此致谢!

本文侗语语料来自作者母语、田野调查和文献,凡母语自省语料皆经其他母语人核实,文献语料标明来源。侗语北部方言第1-4土语的名词性领属结构同质性较强,第5土语的个性特征相对明显。故在参考第2土语、第3土语、第4土语代表点锦屏大同话、天柱注溪话、锦屏启蒙话的基础上,以第1土语代表点天柱高酿话(笔者母语)、第5土语代表点镇远报京话作为讨论对象。

语法标注缩略符号为:1SG(first-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称单数);1PL(first-person plural, 第一人称复数);2SG(second-person singular, 第二人称单数);2PL(second-person plural, 第二人称复数);3SG(third-person singular, 第三人称单数);3PL(third-person plural, 第三人称复数);CL(classifier, 量词);COP(copula, 系词);DEF(definite, 定指);DEM(demonstrative, 指示词);G(genitive, 领有者);GENE(generic, 类指词);INDF(indefinite, 不定指);N(noun, 核心名词);NEG(negative, 否定);O(object, 宾语);PFV(perfective, 完成体标记);POSS(possessive, 领属标记);PRT(particle, 语气词);QUES(question marker, 疑问句标记);S(subject, 主语);V(verb, 谓词);(x)(x可省可现);∅(空);/(或者)。

以及两种语序共存没有优势语序三种情况(陆丙甫、金立鑫 2015:112)。名词性领属结构的语义类型主要有可让渡与不可让渡之分(Chappell & McGregor 1996)、暂时与永久、现在与过去、空间距离近和空间距离远之分(Dixon 2010:275-76)等。据Nichols(1986),领属标记可根据其在语法关系中的编码方式分为附核标记、附从标记、双重标记和无标记形式。

侗语名词性领属结构有NG和N+POSS+G两种固有类型,后因与汉语接触发展出G+POSS+N形式(何彦诚 2016)。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有固有形式,如无标记的NG结构;也有借用形式,如无标记、附从标记、附核标记共存的GN结构。本文从领属结构的类型、跨方音的比较及结构类型的形成机制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讨论。

二 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的类型

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以下简称“领属结构”)的类型可以从语序和领属标记两个角度进行划分。

(一) 领属结构的语序

侗语北部方言的领属结构有NG型和GN型两种,前者为固有结构,后者为借用结构。两种语序类型的选择受特定的语义、语用和音节特征等因素的制约。

1. 语义特征。领属结构语序类型通常受到两种语义因素的影响:一是内部各成分的语义类型,二是内部成分之间语义关系的特征。大部分土语领属结构的语序类型受领有者的生命度及其内部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影响。其领有者生命度等级为:人称代词>指人名词>非指人有生名词>无生名词,生命度从左到右依次降低。当领有者为人称代词或指人名词时,领属结构为GN语序;当领有者为非指人有生名词或无生名词时,领属结构倾向NG语序。例如:

- | | | | | |
|---|------|---|------------------|-------|
| (1) mo ⁴⁴ ko ³³ | 他的哥哥 | (2) t̃au ³⁵ li ³³ | ja ²⁵ | 我们的稻田 |
| 3SG 哥哥 | | 1PL POSS | 稻田 | |
| (3) jau ²² mja ²² | 我的手 | (4) sat ⁵⁵ no ¹³ | | 老鼠的尾巴 |
| 1SG 手 | | 尾巴 老鼠 | | |

侗语北部方言表示亲属关系、所有权关系以及人体部位整体一部分关系的结构为GN语序,如例(1)(2)(3);而表示非人体部位整体一部分关系的结构为NG语序,如例(4)。

但在报京侗语中,仅个别领属关系类型对领属结构的语序类型有制约作用,即当亲属关系中的领有者为人称代词时,其领属结构为NG语序,如例(5):

- (5) mi⁶ jo² 我的母亲(石林 1985)
 母亲 1SG

2. 语用特征。领属结构可凭借语序手段来实现强调的功能。大部分土语在表示非人体部位的整体一部分关系时,领属结构的构成形式(NG)变为表强调的交际形式(GN)。例如:

- (6) a. mo⁴⁴ te⁵⁵ li¹³ t̃iu²² saŋ¹¹ mei³¹ ljo²². 他砍得了一根树根。
 3SG 砍得 CL 根部 树 PFV
 b. pit³¹ te⁵⁵ ta³³ mei³¹ li³³ saŋ¹¹! 别砍到树根!
 NEG 砍过 树 POSS 根部

“树”与“根部”为非人体部位的整体一部分关系,本应为NG语序,如例(6a)。例(6b)为了突出即将被砍的是树的根部,而不是其他部分,使用了表强调的GN语序。

除了强调的语用需求之外，领属结构的语序类型还受到消除歧义的语用因素制约。据石林（1985），报京侗语 NG 型“名+名”结构可通过转换语序的形式来强调所属关系和排除歧义，如 GN 型结构例（7b）（7c）可作为 NG 型结构例（7a）的强调和消除歧义形式。

- (7) a. mun⁶la⁴un³ b. mjin⁶la⁴un³ti³ c. la⁴un³ti³ mun⁶ 小孩的猴子
 猴子 小孩 POSS 小孩 POSS 猴子 小孩 POSS 猴子

3. 音节特征。侗语北部方言大部分土语表示事物整体一部分关系领属结构的语序类型受其构成成分词汇音节类型的制约。当 N 与 G 的音节组合形式为“单单”“一单一双”或“双双”时，领属结构为 NG 语序；当二者至少其一为多音节词时，领属结构为 GN 语序。

表 1 表示事物整体一部分关系领属结构的音节特征和语序类型

音节特征	语序类型	例子
N (单) + G (单)	NG	ten ³⁵ toŋ ⁵⁵ 凳子的脚 脚 凳子
N (双) + G (单)	NG	tei ⁵⁵ tein ³³ jan ²² 房子的顶部 顶部 顶端 房子
N (多) + G (单)	GN	ea ¹¹ li ³³ eɛn ⁵⁵ mjen ³³ lən ²² 车子的后视镜 车 POSS 镜子 后
N (单) + G (双)	NG	tən ³⁵ sa ³³ wa ²² 沙发的脚 脚 沙 发
N (双) + G (双)	NG	ʔa ³¹ la ³⁵ waŋ ²² la ³⁵ 八月瓜的皮 皮 八月瓜
N (多) + G (双)	GN	teen ³⁵ sɿ ³⁵ li ³³ teɛ ²² səu ³³ tei ³³ 电视的接收机 电视 POSS 接 收 机
N (单) + G (多)	GN	to ³³ la ³³ tei ³³ li ³³ kun ³¹ 拖拉机的轮子 拖 拉 机 POSS 轮子
N (双) + G (多)	GN	teɛ ²² səu ³³ tei ³³ li ³³ kai ³³ kwon ³³ 接收机的开关 接 收 机 POSS 开 关
N (多) + G (多)	GN	ta ³¹ mi ³¹ tei ³³ li ³³ wa ²² toŋ ³⁵ tei ³³ 打米机的发动机 打 米 机 POSS 发 动 机

如表 1 所示，NG 型结构的构成成分为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且多为固有词汇；而 GN 型结构的构成成分中至少有一个多音节词，且主要是汉语借词。大量汉语词汇的吸收使侗语词汇变得更加丰富，固有的语序类型不足以表达意义，故借用汉语的 GN 结构。

(二) 领属标记

根据领属标记的有无，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可分为简单式与复杂式两种。简单式为领有者与被领有者的简单并置，无需添加额外的成分来明晰二者之间的领属关系，即无标记形式，如例（8）（9）；复杂式则需添加领属标记，即有标记形式，如例（10）。

- (8) jau²²tɕa³³ 我爸爸 (9) tɕi⁵⁵ tein²² 山顶 (10) jau²² li³³ ʔu³¹ mɔi²⁵ 我的新衣服
 1SG 爸爸 顶部 山坡 1SG POSS 衣服 新

无标记形式为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的固有形式，因语言接触影响，侗语也发展出了具有显性标记的领属结构。这些标记有的借自汉语，有的源自侗语固有词汇的语法化。据刘丹青（2017:311-313）和叶婧婷（2018），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有附从标记，也可能有附核标记。前者如普通话表领属的“的”，后者如北方汉语人称代词“他”的半虚化形式。因与汉语接触频繁，侗语借入汉语的“的”（记音为 li³³）。同时，侗语的一些固有词汇也发展出领属标记功能，如人称代词 mo⁴⁴、类指词 ku²²、量词、处所词 ʔo²² 以及人称代词词缀 mjin⁶。例如：

- (11) lo³¹han²²mo⁴⁴ko³³/jan²² 老含的哥哥/家 (12) jau²²ku²²ʔu³¹na²² 我的那衣服
老 含 POSS 哥哥 家 1SG POSS 衣服 DEM
- (13) jau²²məi³¹ʔu³¹ka⁵⁵ 我的那件衣服 (14) tɛau³⁵ʔo²²jo¹¹ 我们的学校
1SG POSS 衣服 DEM 1PL POSS 学校
- (15) a. jan²mjin⁶to¹ b. mjin⁶to¹ti³jan² 我们的家（石林 1985）
家 POSS 1PL POSS 1PL POSS 家

例（11）的领属标记 mo⁴⁴为固有的第三人称代词单数形式，复指前面的领有者，虽然语义上是与领有者重复的羡余成分，但是不能省略，除非换作标记 li³³“的”。侗语该标记的来源和理据大致与汉语的“他”相同，其类型也可能为附核型，只是侗语未直接借入汉语的“他”，而是采用了固有的词汇形式。如作进一步比较，该类领属标记在两种语言中仍存在差别。若省略标记，汉语的结构仍成立，如“王金宝他哥哥”省略标记后一般理解为同位关系（刘丹青 2017:313）；但侗语的结构不表达任何意义，如例（11）省略标记后，结构不能成立。如果需要表达类似汉语的同位关系，侗语的结构应调整为 ko³³lo³¹han²²“老含哥哥”。由此可见，从人称代词语法化而来的领属标记实际上也体现了侗语的特点。

侗语北部方言中，由固有的类指词 ku²²、量词以及处所词 ʔo²² 发展而来的领属标记都与名词结合得更为紧密，如例（12）-（14）。其中，ku²²与 ʔo²² 以相邻名词为宿主；量词总是先与名词结合，再作用于其他成分。类指词、量词与处所词在领属结构中没有完全虚化，同时起限定名词以及连接核心语与从属语的作用，且连接作用是后起的。因此，我们大致可判断源自类指词、量词和处所词的领属标记属附核型。报京侗语的领属标记 mjin⁶由固有的、附着于代词的词缀发展而来，故为附从标记，如例（15）。因受汉语影响，报京侗语出现了两个领属标记共现的情况，即固有的附从标记 mjin⁶与借用的附从标记 ti³“的”共现，如例（15b）。由此可见，报京侗语的附从标记有单附从标记和双重附从标记两种类型。

侗语北部方言的有标记领属结构虽是借用的、后起的，但其标记的编码大多融合了侗语的特点。领属标记有附从型和附核型两种。大部分土语的领属标记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语义、句法、语用和音节特征等；个别土语的领属标记使用较灵活，限制因素较少，仅受个别语义关系类型和语用因素的影响。

1. 语义特征。制约领属标记编码的语义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成分间领属关系的语义类型，主要指可让渡与不可让渡领属关系；二是结构内部成分的语义特征，主要是被领有者的有定性。可让渡与否的语义关系是领属标记编码的依据之一。在侗语中，可让渡领属关系结构倾向于有标记，而不可让渡领属关系结构倾向于无标记。例如：

- (16) a. mo⁴⁴la³¹ 他的孩子 b. ka¹¹ʔu²² 鼎罐提柄 c. eau¹¹li³³le²² 你们的书
3SG 孩子 耳朵 鼎罐 2PL POSS 书

例（16a）（16b）分别表示亲属关系、整体一部分关系，属不可让渡领属关系，其结构为

(20b) 领属结构位于句中，受句首与句末成分的挤压，领属标记可以不出现。

3. 语用特征。领属结构无标记的形式在强调语境下可转换成有标记的交际形式。例如：

- (21) a. pit³¹ te⁵⁵ta³³saŋ¹¹mei³¹!
 NEG 砍 过 根部 树
 别砍树根!
- b. pit³¹ te⁵⁵ta³³mei³¹li³³ saŋ¹¹!
 NEG 砍 过 树 POSS 根部
 别砍树根!

例(21a)表整体一部分的领属关系，属不可让渡领属结构，故为无标记形式。例(21b)为了突出即将被砍的是树的根部，而非其他部分，因而添加领属标记以表强调，引起听者注意。整体与部分的直接组合在语义和形式上都是一个高度紧密的结构体，例(21b)使用较松散的有标记结构来突出说者需要强调的部分。

4. 音节特征。侗语北部方言大量借入汉语的双音节及多音节词汇，固有的无标记领属结构无法明晰其构成成分间的领属关系，故借入汉语的有标记形式。音节特征制约领属结构的编码方式，表现为固有的无标记结构受音节特征影响而添加领属标记。例如：

- (22) a. mo⁴⁴nəi³¹ 他的妈妈
 3SG 妈妈
- b. la³¹ʔon³³mo⁴⁴nəi³¹ 小孩的妈妈
 小孩 POSS 妈妈
- c. pəu³⁵la³¹ʔon³³ka⁵⁵li³³nəi³¹ 那个小孩的妈妈
 CL 小孩 DEM POSS 妈妈
- (23) a. jau²²mja²² 我的手
 1SG 手
- b. lo³¹han²²mo⁴⁴mja²² 老舍的手
 老舍 POSS 手
- c. pəu³⁵la³¹ʔon³³ka⁵⁵li³³mja²² 那个小孩的手
 CL 小孩 DEM POSS 手

在表示亲属关系、人体部位的领属结构中，若领有者为单音节词，采用无标记形式，如例(22a)(23a)；若领有者为双音节及多音节，领属结构需添加标记，如上述二例b、c结构。在表示事物整体一部分关系的结构中，若结构成分之一为多音节，其结构类型多为有标记形式；反之，为无标记形式。结合表1，此结构的音节特征可归纳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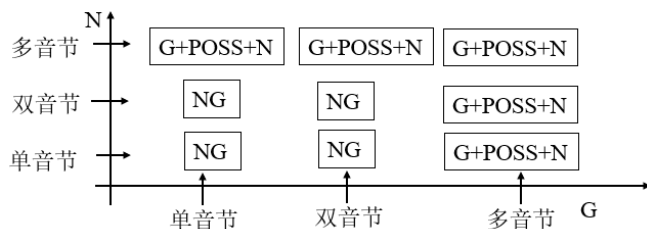


图1 表示事物整体一部分关系领属结构的音节特征

可以看出，侗语北部方言固有的无标记形式主要适用于固有词汇所构成的领属结构，而借用汉语词汇的结构则需借入汉语的有标记形式以明晰构成成分之间的领属关系。

综上，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类型在整体上为NG和GN语序共存、有标记和无标记形式共存的情况。大部分土语区领属结构类型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较为复杂；个别土语区受影响因素较少，结构类型相对稳定。例如，除了语义和语用因素外，报京侗语领属结构类型主要取决于领有者类型：当领有者为名词时，领属结构形式为N+G或G+POSS+N；当领有者为人称代词时，领属结构形式为N+POSS+G、POSS+G+N或POSS+G+POSS+N(石林 1985)。

三 侗语南、北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的比较

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的特点既体现在其个性上,也体现在与其他方言的共性上。因此,通过对侗语方言的比较,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的特点及历时发展情况。

侗语南、北两个方言区各土语之间的语音差异较明显,但语法和词汇整体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其中,核心名词与领有者修饰语的语序变化,是南、北方言语法结构较具有特点的少数差别之一(梁敏 1980;龙耀宏 2003)。另外,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词借用和句法结构复制也体现了南、北方言领属结构的区别特征。

侗语南、北方言领属结构在语序和领属标记的使用方面均有差异。南部方言以固有无标记 NG 语序为主,而北部方言大多有 GN、NG 和 G+POSS+N 等多种类型。例如:

- | | | |
|--|--|-------|
| (24) 南: pu ³¹ mau ³³
爸爸 3SG | 北: mo ⁴⁴ tea ³³
3SG 爸爸 | 他爸爸 |
| (25) 南: mja ²¹² jau ²¹²
手 1SG | 北: jau ²² mja ²²
1SG 手 | 我的手 |
| 南: sət ⁵⁵ no ¹³
尾巴 老鼠 | 北: sat ⁵⁵ no ¹³
尾巴 老鼠 | 老鼠的尾巴 |
| (26) 南: pjət ⁵⁵ jau ²¹² /jau ²¹² tei ³³ pjət ⁵⁵
笔 1SG 1SG POSS 笔 | 北: jau ²² li ³³ pjət ⁵⁵
1SG POSS 笔 | 我的笔 |

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北部方言领属结构由单一的固有结构发展为多种结构并存的模式。南部方言领属结构的语序和领属标记的类型则相对固定,表现为:①领属结构的类型受语义的影响较弱,如例(26)的所有权关系结构因其领属关系为可让渡型,故可使用借用的、较为松散的有标记结构 G+POSS+N,但仍保留固有的 NG 语序;②在被领有者前加量词、在领有者后加指示词可表达定指义,无需调整语序或领属标记,如例(27);③领属结构在小句中的分布不影响其结构类型,如例(28);④与北部方言相似,可凭借系词结构实现强调的语用功能,但未改变其语序和领属标记类型,如例(29);⑤表事物整体一部分关系的结构不受音节特征的制约,若构成成分之一为固有词汇,领属结构为固有型,如例(30a);若构成成分都为汉语借词,领属结构可整体借入汉语的结构,也可借用汉语的有标记结构,如例(30b)。

- (27) mei²¹²kut⁵⁵jau²¹²nai¹¹ 我这件衣服(从江贯洞)
CL 衣服 1SG DEM
- (28) a. la²²on³⁵ti³³ tɛi²²le²¹²ɲau²²nu³⁵? 小孩的书包在哪里?(广西三江)
小孩 POSS 包 书 在 哪
b. ɲa²²tɛi²² la²²on³⁵ti³³ tɛi²²le²¹²sak⁵⁵ mɛi²¹²? 你把小孩的书包洗了吗?
2SG 把 小孩 POSS 包 书 洗 QUES
- (29) ɬaŋ⁴⁵⁴ mja³³mau¹¹tau¹¹ʔa:ŋ²⁴, ɲa:n²⁴ɬaŋ⁴⁵⁴ mja³³ja:u³³(tau¹¹).
COP 手 3SG 被 伤 NEG COP 手 1SG 被
是他的手受伤了,不是我的。(从江西山)
- (30) a. to⁵⁵pan³³tshe³³ 班车(从江贯洞) b. tin³⁵sɿ³⁵ti³³ kai³³kon³³ 电视开关
门 班 车 电视 POSS 开关

报京侗语领属结构的发展阶段介于大部分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之间。与其他北部方言相比,其固有结构的适用范围较大;与南部方言相比,其借用结构的使用范围也较大。这可能与报京的地理位置有关。报京侗语区以三穗县与北部方言其他土语区相隔,以剑河县与南部方言区相隔(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 1959:6),与其他侗语区的接触较少,为其独特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综上,侗语南、北方言的领属结构发展不平衡。南部方言的领属结构仍以固有的 NG 类型为主,且相对稳定;而大部分北部方言因受语义、语用、句法和音节特征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出 GN 语序结构和有标记结构,表现出较强的易变性。

四 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类型的形成机制

据梁敏(1983)和刘丹青(2012),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固有的 NG 形式符合壮侗语的发展规律和典型 VO 语言的跨语言共性,但借用形式的出现且与固有形式并存也有其理据性。

从外部动因看,侗语北部方言主要与汉语相互接触、相互影响。与汉语长期频繁的接触引发了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的演变,具体表现如下:①结构类型的增加。在固有的 NG 结构基础上增加了 GN、G+POSS+N、POSS+G+N 和 POSS+G+POSS+N 等结构。②结构类型的替代。大部分土语固有结构中表示亲属关系、所有权关系的 NG 结构已经消失,被外来的 GN 结构与 G+POSS+N 结构所替代。③结构类型的部分保留。大部分土语固有的 NG 结构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消亡,仅表示非人体部位的整体一部分关系结构有所保留。

从内部机制看,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固有形式的保留与新形式的吸收是语言经济性与象似性互动的结果。在无标记领属结构中,领有者与被领有者的领属关系明晰,满足表达的需求,二者之间无其他成分,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语言的象似性指交际功能编码形式之间的某种一致性(陆丙甫、金立鑫 2015:246-257)。这种一致性在侗语领属结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以及可别度领先原则。语义距离象似性体现为意义上关系密切的成分在结构上也靠近,相反,意义上关系疏远的成分在结构上也疏远。因此,在不可让渡领属结构中,领有者与被领有者关系紧密,二者直接并置;反之,在可让渡领属结构中,二者关系较为疏远,需添加领属标记。可别度领先原则指可别度越高的成分越倾向于前置(陆丙甫 2005)。侗语领属结构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领有者由后置变成前置,这种前置倾向取决于领有者的可别度。当领有者为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时,生命度较高,可别度也较高,更容易前置于被领有者;当领有者为非人有生名词和无生名词时,生命度较低,可别度也较低,常后置于被领有者。综上,侗语北部方言大部分土语区的名词性领属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因是语言经济性、语义距离象似性以及可别度领先原则三个动因互动的结果。

表 2 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的三动因互动表

	N+Ø+G	G+Ø+N	G+POSS+N
语义距离象似性	+	+	+
经济性原则	+	+	-
可别度领先原则	-	+	-

如表 2 所示,在现有结构类型中,NG 结构符合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和经济原则;GN 结构三个原则都符合;G+POSS+N 仅符合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从语言内部机制看,三种结构类型只要符合三动因之一即可成立。其中,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适用于每一种结构类型,说明该原则为首要机制。此外,GN 结构满足的原则最多,因而为最自然的表达,且使用最为频繁。由此,侗语北部方言领属结构呈现出由 NG 型逐渐向 GN 型发展的趋势。

五 结 论

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演变源于语言接触和语言内部机制的共同作用,其编码方式与语义、句法、语用、音节特征等参项相关,表现为 GN 语序与 NG 语序共存、有标记结构与无标记结构并存的共时特点。从历时层面看,侗语北部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类型呈现出从单一的固有结构向多种复杂的借用结构发展的趋势,以满足更多的表达需求。侗语南、北方言名词性领属结构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这也反映了南、北方言受语言接触影响的程度及其使用范围的差异。与南部方言地区相比,北部方言区对外开放、受汉文化影响较早,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杨秀斌、石宗庆 1990),故受语言接触影响较深,语言变异较快。而南部方言的人口比北部方言的多,侗语的使用范围比北部方言的大,但使用者掌握汉语的程度和人数却远不如北部方言,且受侗文推广的影响更大(龙耀宏 2003)。因此,南部方言受汉语的影响较小,较大程度上保留了侗语的固有特征。

侗语名词性领属结构与其他语法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面,名词性领属结构的演变可扩散至其他结构,尤其是汉语结构助词“的”的借入,使侗语固有的“修饰语后置于中心词”语序发生改变,修饰语出现前置的现象,如“形+li³³+名”结构和前置型关系化结构。另一方面,由固有词汇语法化而来的领属标记表明侗语固有范畴的功能扩张和语法化路径,如量词的核心功能是将名词进行分类和个体化,定指性的领属标记来源于其定指用法的虚化,是领属标记功能进一步扩张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 1959.《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汇刊》(内部),贵阳: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
- [2] 何彦诚. 2016.《侗台语领属结构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民族语文》第 1 期.
- [3] 梁 敏. 1980.《侗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4] 梁 敏. 1983.《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 3 期.
- [5] 刘丹青. 2013.《汉语方言领属结构的语法库藏类型》,载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十辑)第 141-161 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6] 刘丹青. 2017.《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7] 刘丹青主编. 2012.《名词性短语的类型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8] 龙耀宏. 2003.《侗语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 [9] 陆丙甫. 2005.《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上):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当代语言学》第 1 期.
- [10] 陆丙甫、金立鑫主编. 2015.《语言类型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1] 石 林. 1985.《报京侗语代词的词缀 mjin⁶》,《民族语文》第 4 期.

- [12] 杨秀斌、石宗庆. 1990. 《试论侗语南北方言内文化的成因及其发展》, 《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
- [13] 叶婧婷. 2018. 《从类型学角度看领属结构的句法性质》, 载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辑)第94-113页,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14]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R. M. W. Dixon. 2013. *Possession and Ownership: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5] Chappell, Hilary & William McGregor (eds.). 1996. *The Grammar of Inalienability: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Body Part Terms and the Part-whole Relation*.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16] Dixon, R. M. W. 2010. *Basic Linguistic Theory*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7] Nichols, J. 1986. Head-marking and dependent-marking grammar. *Language*, 62: 56-119.
- [18] Stassen, L. 2009. *Predicative Possess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Study on the Nominal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the Dong Language

YAO Xiaoyun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the Dong language, the nominal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show a dichotomous division in general, viz. the inherent NG structure and the borrowed GN structure in terms of constituent order and the unmarked structure and the marked structure in terms of markedness. The possessive markers, either borrowed ones from Chinese or native ones from grammaticaliz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head-marking and the independent-marking ones. Different structures are subject to semantic, syntactic, pragmatic and syllabic featur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ialects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in the Northern Dialect are mor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and have undergone an evolution from a single form to diversified forms, which results from both frequent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mechanisms.

[Keywords]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the Dong language the nominal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 constituent order typology marker types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